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wanbaofukan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注“生活札记”。

潍坊晚报
2025年9月10日 星期三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 编辑：常元慧 美编：许茗蕾 校对：刘小宁

蛋糕味的语文课

□聂顺荣

晨光还未完全漫进教室，我抱着教案走过走廊，就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动。透过玻璃，看见几个学生正踮着脚把巨大的蛋糕盒往讲台上搬，奶油的甜香顺着门缝钻出来，把早读课的沉闷撞得粉碎。

推门的瞬间，四十双眼睛齐刷刷看向我，像被惊飞的麻雀。语文课代表红着脸开口：“老师，我们想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我却先笑了，教案重重磕在讲台上发出清脆声响：“看来今天的语文课有点甜。”压抑的笑声瞬间炸开，有人偷偷把风油精塞回抽屉，作文素材本也被随意堆在角落。我望着这些熟悉的面孔，突然想起初见时他们稚嫩的模样。此刻，他们眼底跳动着雀跃的光，与三年前课堂上那些怯生生举起的小手渐渐重叠。

分蛋糕前，我提议让大家说说语文课上最难忘的瞬间。教室里安静下来，前排的小雨举起了手，声音里带着一丝羞涩：“老师，我记得那次作文讲评课，您把我的作文当成范文念给全班听。其实那篇作文我写了好几个晚上，反复修改，没想到真的得到了您的认可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不怕写作文了，每次看到作文本上您密密麻麻的批注，都觉得特别温暖。”她说话时，脸颊微微泛红，眼里闪着泪光，而我分明记得，当时批改到那篇作文时，自己是如何被她细腻的文字打动，又是怎样精心地写下每一条鼓励的话语。

一向调皮的小张也站了起来，挠了挠头说：“有一回您让我们用文言文写请假条，我绞尽脑汁写了篇‘因身体抱恙，恳请归家养息’，结果您不仅准了假，还在全班面前夸我有创意，说我有古代文人的风范。从那以后，我对文言文的兴趣一下子就提起来了，原来老祖宗的文字这么有意思！”他的话引得同学们哈哈大笑，而我看着这个曾经对文言文头疼不已的孩子，心中满是欣慰。

小李站起来时，后颈还沾着奶油，他说起古诗词朗诵比赛，说我带着他们一遍又一遍打磨声调，可他不知道，当舞台灯光亮起，看着他们自信的模样，我的手心比他们还紧张；学习委员哽咽着回忆《背影》那堂课，说我的朗读让她读懂了父爱，却没发现我合上课本时，眼眶也泛起了热意……轮到最后一排的男生，他挠挠头：“我记得老师给我们讲文学社故事的那个下午，原来您也和我们一样，在青春里跌跌撞撞地成长。”教室里安静下来，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，像时光的私语。

我切开蛋糕时，突然想起备课笔记里夹着的小纸条，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“老师辛苦了”“今天的古诗好难背”。把蛋糕分给他们时，奶油甜香在教室里流淌，有人被抹花了脸，有人红着眼眶开着玩笑。这堂没有课本的语文课，却装满了最鲜活的文字——那些共同成长的岁月，那些被知识与温暖浸润的时光，都化作了蛋糕的香甜，永远留在了彼此的记忆里。

老邓头的“制敌术”

□董煜明

“老邓头，我到贵州旅游了，你这会儿在家吗？我这就过去。”刚下火车，我就按捺不住给老邓头拨去了电话。

老邓头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，记得他第一天给我们上课时，笑着说：“我姓邓，两年前才大学毕业，但长得有点着急，我的同学都叫我老邓头。”于是，班里的同学都在背后这么叫他，直到有一天被他听见，他反倒笑眯眯地说：“你们以后就叫我老邓头吧，我早听习惯了。”打那以后，“老邓头”这个称呼就光明正大地被叫开了。

老邓头教物理，他的教学风格与年龄严重不符，没有年轻教师那种青春活力，反倒透露出老教师那种一板一眼的风格。每回上课，他总能把时间掐得精准无比，不早到一分钟，也绝不迟到一秒。他手里拎着一个圆滚滚的搪瓷茶杯，胳膊底下夹着教材，踏着上课铃声的最后一响走进教室，然后悠悠翻开教材，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下本节课的重点。

老邓头讲课的语速极慢，很有种“老学究”的风范，这样的课堂氛围，很适合我这种“学渣”进入梦乡。但是老邓头有两个绝招，能让我们精神百倍，将他所教的内容全部吸收。第一个绝招是精准的“粉笔制导”，每次他看见有学生趴在桌子上，便拿出一根粉笔，轻轻掰成几节，随手扔出，粉笔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精准命中目标。如果目标前有其他人挡着，老邓头便大呼一声：“某某低头！”话音刚落，粉笔便“嗖”的一声向目标飞去；第二个绝招是全面总结课堂重点。老邓头每节课的最后十分钟都会让我们自习，而他则会将当堂课的重点、难点等写在黑板上，那俊秀飘逸的字迹和他的长相大相径庭，可以说，就算整节课没怎么听讲，单靠这份笔记，也足够我们应对考试了。

那时的我，物理成绩极差，老邓头的到来，起初并没有使我的成绩有所改观，他也从来没有鼓励过我，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着。有一天开班会，内容之一是确定班干部和各科的课代表，我从未想过当班干部，因为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我也确实不够格，可我的语文成绩向来是班里的第一名，语文课代表应该非我莫属。然而，老邓头宣读各科课代表名单时，语文课代表竟然不是我，我瞬间泄了气。突然，我听见了自己的名字，紧接着是一句“物理课代表”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：“老邓头，你没有搞错吧，我？物理从没考及格过，当课代表？”老邓头头都没抬：“让你干你就好好干。”

老邓头这一招确实管用，为了不辜负“物理课代表”这个光环，我开始认真对待这门学科，成绩慢慢好了起来，毕业时，物理没有拉低我的总分。

火车到站的提示音打断了我的回忆，我攥紧包走向出站口。老邓头退休后该清闲了吧，那搪瓷杯或许还在，不知道他看见当年他选的物理课代表是什么心情？是否还能一眼认出？老邓头，谢谢你！

一份师责 半生温暖

□郑帆

去年中秋节，我和先生去父母家，吃过晚饭，母亲起身从橱柜里端出水果与月饼摆到茶几上：“吃了月饼聊聊天再走吧。”我拿起一块豆沙月饼还没放进嘴里，先生的手机突然响了。他轻手轻脚走到门外，这一去就近十分钟。

先生进来时，我把月饼递过去：“过中秋呢，吃了月饼咱们去河边散步赏月。”“不行，班里的学生病了，她奶奶一个人送她去了医院，我得赶过去看看……”他顿了顿，声音软了些，“这孩子可怜啊，父母离异，一直跟着奶奶生活。”还没等我接话，先生早已出门。夜深了，我其实很担心他的安全，但也清楚他是必须要去一趟才会安心。先生当班主任大半辈子，这样的事不是头一回，我早就习惯了。

旁人总说当班主任累，先生却乐在其中。他每天早上六点准到学校，一般到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家，有时候刚坐下喝口热汤，学生的电话就来了——不是感冒发烧，就是闹点小情绪，他总能耐心听完，给出解决方案。他办公室的抽屉像个百宝箱，有针头线脑，也有各种奖励学生用的小礼物，还有一个蓝色的小药箱，里面整齐码放着一些常用药。我常常调侃先生，从不见他对家人这般体贴，跟他的学生相比，我们似乎成了“外人”。

学生们不叫先生“周老师”，都喊他“良兄”“周爸”。有回我在手机里看到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发朋友圈：“人生遇到良兄这样的神仙班主任，真是天大的幸事。在校时他帮助我、关心我，到了社会上，我遇到坎儿了找他聊，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耐心，真是我的人生导师。”因为这事，先生“得意”了好几天。

想起我和先生相识的事，倒也有意思。当年是媒人牵的线，可真正让我们走近的，是那些往返的情书。那时候他在乡下一所初中当老师，介绍人说先生人品好，还捐助了一些学生。记得我当时问过先生，自己收入又不高，为啥还干这事。他笑着说：“这些孩子家里实在困难，能帮一把是一把，要不心里不安顿。”这让我觉得这人实诚，又想着他是读书人，我平时也爱翻翻书，想来能聊到一起。如今过了这么多年，先生还是老样子，心里装着学生，把“老师”这两个字看得比什么都重。他常说：“一声老师，就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……此生的追求，就是做个温暖的老师，不辜负学生，也不辜负自己。”

窗外的月光又亮了，想起去年中秋节他赶回来时，身上带着点夜露的凉，却笑着递给我一个纸包——里面是我爱吃的糖炒栗子。这样的他，是学生眼里的“神仙班主任”，也是我心里最踏实的依靠。